

一篇小说的结局

明媚的夕阳，返照在一所缘满藤萝的楼舍上。一阵一阵的凉风，吹着那绿叶子，好似波浪一般的动摇。凭窗坐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，窗台上放着一卷的稿纸，她手里拿着一支笔，微微的笑着，看着楼下的繁花细草，听着树底的鸟声，她沉静的目光里，似乎思索什么事情一般。

这位 如女士，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女学生。这一天她下课以后，回到宿舍，放下了书，走到窗前，对着这满含着诗情画意的景光，她便凝立了一会，好像她的心灵，完全的濡浸在这优美洁静的世界里。霎时间她的心中充满了美感，觉得十分快乐，无意中回头走到桌边，拿了纸笔，拉过一张椅子，便坐在窗前。

她拿起笔来，本来想做一篇很快乐的小小说，思索了一会，抬起头来，对着壁上的镜子，掠了一掠鬓发，忽然自己笑道，“有了！从少女想到老媪，从春光想到秋色，向着对面下笔，倒也有趣呵！”这时她略不迟疑，只凭着她的感想的驱使唼唼的写下去：

几株枯秃的老树，和遍地的黄叶，围住了一间很矮小的屋子，那纸窗被秋风吹得呜呜的响着。屋子里生了一炉微微的火，却十分的和暖，桌上排着许多盘碗，满盛着肴菜，都用碗盖盖着。一个老太太坐在炉边，那枯皱的脸上，充满了喜气，眼睛不住的向四下里看着；有时便站了起来，这里桌子又抹一抹，那里的花瓶呵钟呵又挪一挪，左右的看了好几次，便微微的笑着，点了一点头，又走到桌边用手去试那酒和肴菜还热不热。自己微叹道：“涛儿在军中，哪里吃得着这样又热又香的酒菜呵！”说着又坐下，望了望窗外，看一看钟，便从衣袋里拿出一封破裂不堪的信来。戴上眼镜，移过椅子，挨近窗户，便将这信打开看着。这封信在这老太太的衣袋里，存了有半年多了，也念了几百遍了，几乎颠倒着也背得过来……

如女士写到这里，不禁笑了，便又往下写道：

这时老太太笑容满面，那战兢的手，拿着这封信喃喃的念道——

“亲爱的母亲呵！我以前写的几封信，已经收到了吗？我现在已经到了前敌了，枪声呵，炮火呵，也都看惯听惯了。并没有一毫的惧怕，杀人的事也做惯了，不觉得是怎样残忍的事。有好几次我也几乎被人家杀了，战罢回来的时候，一一的追忆，好像做梦一般。但是有两件事，我心中永远不至于模糊的，就是我爱我的祖国，我爱我的母亲，母亲呵！世界为什么要有战争？我们要爱国，为什么就要战争就要杀人呢？母亲呵！喇叭响了，我又要上阵去了！”

“希和表兄现在也拨到我们队上来了，他常和我在一处，他也问你老人家好。你的儿子梦涛二月十八日”

老太太念完信，那眼泪却滴在她的笑脸上。自己说道，“涛儿呵！到底杀人是个残忍的事情呵！”忽然又疑惑起来说，“为什么从这封信以后总没有信来？莫非……”她不敢想，她心里有一点战栗。

这时那钟当当的响了五下，老太太惊醒过来，又转了笑容道，“他们那一队不是四点半的快车回来么？现在他快到家了。”接着听见门开了，又听见皮靴和腰刀的声音一阵响着。老太太心里一跳，便放下信，站了起来。

这时候 如女士觉得写的乏了，便放下笔，向椅背上靠着，心中还是不住的思索，一会儿晚餐铃响了，她便收拾了纸笔，下了楼去。

以后一天——两天——三天，她总没得功夫，再接着去做。

第四天的下午，她又坐在窗前，窗外却很是昏暗，那雨点滴在藤萝叶上，响个不住。满园的花都垂了头，笼在那漠漠的淡烟里。一群的雀鸟都栖在树叶深处，抖刷它的翎毛。如女士看着这凄黯可怜的景色，觉得有些愁闷，忽然想起那篇小说来，便又将那卷稿纸拿了来，放在窗台上，慢慢的又往下写……

屋门开了，老太太呆了一呆。原来进来的不是梦涛，却是希和。老太太急着问说，“希和！涛儿呢？”希和也不作声，只走近一步，恳挚的看着老太太说，“姑姑！涛弟还有……”到这里便不说了，老太太看着希和吞吐的言辞，凄惶的神色，心里都明白了，只觉得眼前一阵昏黑。

一会儿老太太醒了，睁开眼看见希和跪在她膝前。老太太也不言语，便挣扎着从桌上拿过那封信来，用力的看着，只觉得那……“枪声”……“炮火”……“战争”……“杀人”……这几个字，都渐渐的浮到纸面上来，又渐渐的大了，好似恶魔一般，在空中跳舞，又似乎耳中也听得他们欢喜狞笑的声音。

如女士写完了，便从头看了一遍，看到末后一段，不禁惊的站起来说，“我不是要写他们母子团聚的乐境么？为什么成了这样的结局？”便立刻将这张稿纸撕了，换了一张纸，拿起笔来要再做。但是，她再也写不下去，只手里拿着笔，呆呆的看着窗台上一堆碎纸。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《晨报》1920年1月29日）